

外国文学博士文丛



普罗米修斯的“堕落”

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朱建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博士文库



普罗米修斯的“堕落”

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朱建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罗米修斯的“堕落”: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朱建刚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外国文学博士文丛)
ISBN 7-02-005919-8

I. 普… II. 朱… III. 知识分子-人物形象-
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726 号

责任编辑:刘开华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普罗米修斯的“堕落”——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Pu Luo Mi Xiu Si De Duo Luo—E Guo

Wen Xue Zhi Shi Fen Zi Xing Xiang Yan Jiu

朱建刚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02-005919-8

定价 16.00 元

专家荐言

在朱建刚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之际,由我来写序,我作为他的导师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朱建刚是一个做事认真,勤奋好学,执著追求,富于思考,勇于探索的青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不仅俄文好,英文也好,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显得较为开阔。在他三年攻读博士期间,我和他及另一位博士生于明清一起学习,一起思索,一起探讨,有时也一起谈天说地。——这是我们人生中一段时间不长但却难以忘怀的岁月。我想,我们都会十分珍视它。

我记得,朱建刚的博士论文选题最早是在2003年年初,和外文所一些同志共同拟定的。应该说,我当时并不完全同意他选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原因很简单:一则,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模糊,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欧更有很多差别,难以把握。二则,知识分子毕竟属于社会学范畴,尽管是研究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其涉及的问题和内容也是方方面面,难度较大,十分复杂。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个选题也有它的优势,能够从知识分子这个新颖的角度来审视俄国文学,这种思路在目前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另外,从我对作者的了解来看,他平时看书很多,知识面比较广,这一点对他做这样综合性较强的题目也是一种优势。在历经一年多的写作

后,2004年6月,朱建刚同志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并顺利通过。期间,社科院外文所及北京地区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指出其不足的同时,都纷纷肯定这一选题的新颖,以及作者论证之缜密,论据之充分,并对作者进一步研究寄予了很大希望。

在我看来,该论著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首先是视角之新。19—20世纪之交(又被称为“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前几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出版了一批资料译著,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不过,从知识分子形象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文学的,似乎还不多见。本书作者紧扣知识分子形象,发掘形象背后的思想之争,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是材料之丰。虽说本书谈的是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文学形象,但作为一个背景介绍,不难看出,作者对于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问题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从知识分子的概念到特性,再到19世纪的历史。书中旁征博引,既有俄罗斯及欧美学界的研究状况的剖析,又有俄国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点面结合,看得出作者具有相当好的学术功底。

第三是书中所流露出的现实关怀意识也颇为难得。俄罗斯文学是人的文学,历来关注现实。俄国文学评论从别林斯基开始,总是把现实生活当作是评论的标准。任何一种文学研究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字游戏,都必须考虑到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俄两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多类似,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变迁,事实上对我国知识分子而言也是一种借鉴。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知识分子在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全民进步等各方面,应该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年恰逢中国的“俄罗斯年”,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对我们了解俄国知识分子有所帮助,也有益于我们加强自身建设,在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 家 荐 言

当然书无完书,限于作者的学识水平,本书免不了存在不足之处,从全书结构看,上下两部分似有比例失调之处,前者的篇幅与后者几乎等同。另外,一些用词尚待斟酌,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学术工作中能进一步完善。作者曾与我说过,他之所以选择19—20世纪之交作为该书论述时间段,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在写完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形象后,再把注意力转向19世纪和20世纪两大块,分别研究这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因此,我祝愿朱建刚同志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踏踏实实,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吴元迈

2006年8月26日

前 言

科技是把双刃剑。这是我写完本书后的第一感受。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博士论文撰写期间我的论文及相关资料曾因病毒而被删除一空。在电脑公司表示无能为力之后,我站在中关村大街上,惟一的感觉是欲哭无泪。这更坚定了我写知识分子的决心,因为在这个理性和技术横行一切的时代中,我益发感到了文学或者说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严格地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化或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与文学相去甚远。但 19—20 世纪俄国的现实使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惟一的避难所,惟一的生存之地,他们之间的联系较之于欧美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谈俄国文学而不谈俄国知识分子或反之,都是不可想像的。从这点上讲,本书也许选择了一个复合的切入点。从 19 世纪开始,俄国知识分子就为自己塑造了矛盾、犹疑、迷茫的形象。两百年过去之后,这个形象仍在延续,他们仍在出走、逃亡,归宿难寻。那所谓“无望的逃离”,也许正是这个阶层别无选择的宿命。但是,俄国知识阶层的伟大也许正是在于这种不停地逃离,不停地追问。他们经历了苦难,但苦难不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信仰,或者说,恰恰是苦难更加坚定了他们需要守护的某种东西,他们对于今天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历史有多么辉煌,他们的过去有多么灿烂,他们的选择有多么勇

敢,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过去,永恒的只是一种精神,对文化的尊重和对生命的呵护,这在今天物欲横流的年代,也许较之于其光荣的历史更来得可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来没有一种研究可以声称终结,即或有之亦只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本文的写作料亦如是。对于俄国知识阶层这样的话题,其研究也许永无终止之日。本论文写作最大的困难便是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资料之博,令我颇有无从下手之感,想来其中挂一漏万之处定是不少。面对有限的时间,以无限的精力拼换来如此一册,质量如何不敢评说,惟一可充慰藉的是,它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痕迹,也许是一辈子都难以抹煞的痕迹。

本书以俄国知识阶层命运为线索,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研读,意在展示 19—20 世纪之交^① 知识阶层队伍的分化及这种分化在文学中的表现,从而揭示出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高尔基语)的转变轨迹,并试图对其成因进行探讨。

俄国文学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也是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主要方式。长期以来,革命成为描述这个时期社会状况的惟一标准,文学的繁荣则往往被忽略。近年来对所谓“白银时代”文学文化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其创造者——文学知识分子却又多语焉不详。事实上,世纪之交俄国文学的纷繁多彩正是来自知识分子的多元化选择。较之于 19 世纪的先驱,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眼界更开阔,选择更丰富,创造更多样,因而显得更成熟。这种成熟同样表现在曾为各种意识形态标签所掩盖的作品中,表现在他们塑造的各种知识分子形象中。

本书的几点考虑,在于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观照世纪之交俄

^① 本书所涉及“世纪之交”除特别标明外,皆为 19—20 世纪之交。

国文学的变迁,并以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不同趋向来论述世纪之交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现代性作为近年来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多见于西方文化及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而在世纪之交俄国文学方面尚不多见。笔者认为,这个时期文学的繁荣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即从别林斯基时期对启蒙现代性的坚持发展到对审美现代性的重视,两种现代性的并存是文学多样化的根本原因。对于知识分子本身来说,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在其精英意识的不同趋向上。原来的俄国文学坚持启蒙理念,认为知识分子是俄国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导师,肩负救世济民之重任。而到了世纪之交,文学不仅是思想斗争的领域,也是文人墨客遣词造句的天地。文学不再仅仅强调批判意义,不再仅仅以作品社会价值衡量其文学价值,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形式问题在象征主义作家那里得到充分探讨。本书就是以契诃夫、高尔基及别雷这三位不同流派的代表为个案,从他们的创作入手,探讨了精英意识的不同变化。对于契诃夫,本书一改传统说法,认为作家通过对精英意识的反思,事实上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已有一定的认识,而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契诃夫是位“忧郁的歌手”,至死都没有找到通向革命的道路。对于高尔基,本书主要是从精英意识的角度来解释作家作品中激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厚的导师意识。高尔基深受19世纪启蒙文学影响,在世纪之交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延续了别林斯基等人的批判传统。对于别雷,传统观点一向重视他对小说文体及象征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本书则主要探讨了作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以及这种探索在作品中的体现。本书的创新之处可能不在于对于传统作家的评价有多么大的颠覆意义,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审视世纪之交文学的角度和方法。

本书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绪论到第二章为综述,论

述本选题的意义及研究现状、俄国知识阶层定义及其历史、知识阶层与文学的关系及知识阶层文学形象史,重点突出俄国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诞生及其发展、受挫。第二章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论述俄国知识阶层在世纪之交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即由启蒙现代性为主逐渐发展到与审美现代性共存。这表现为文学上现代主义之兴起,思想上《路标》文集之出现,及该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影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章,为个案分析,分别以契诃夫、高尔基、别雷为例,详细分析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之反思、再生及转向。首先以契诃夫等为代表,讨论契诃夫及其时代、契诃夫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契诃夫的《伊万诺夫》在其创作中的先驱意义、作家对“伊万诺夫类型”知识分子研究的深入:《决斗》、《匿名者的故事》、《万尼亚舅舅》及其他。其次以高尔基为例,讨论高尔基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历程、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新形象、新型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传统意识。再次以别雷为例,分析别雷创作手法的革命性和主题的传统性、《彼得堡》中的革命与非革命问题分析等。最后是结语。

最后再解释一下书名:普罗米修斯乃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曾几何时,俄国知识阶层也曾这般舍生取义,冒着被流放乃至上绞架的危险,为俄国社会送来西方种种思潮,试图改造俄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一度的先驱者却成为诸多底层民众所蔑视的“堕落者”、“颓废者”,埋首于文化创造的天地之中。按照传统的马列史观,这显然是俄国知识阶层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堕落,他们被革命吓破了胆。但果真如此吗?在整个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知识阶层的文学形象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地位究竟何在,革命的暴力是否永远高于文化的创造——所有这些,都是本书需要探讨的话题,所有这些,不光是俄国知识阶层,整个人类的理性都应该在此反思。

目 录

第一部分 综述	1
绪论:世纪之交俄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形象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	1
第二节 俄国知识阶层及其精英意识	6
第三节 本论题的研究状况概述	25
第一章 俄国知识阶层与文学	32
第一节 俄国知识阶层史概述	32
第二节 俄国知识阶层与文学	44
第三节 19世纪知识阶层的文学形象概述	56
第二章 世纪之交的转型:文学与思想	98
第一节 80年代和俄国知识阶层的现代性问题	98
第二节 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与审美	110
第三节 思想的现代性:拯救与自救	123
第四节 关于《群魔》的一场论争:并非多余的话	138
第二部分 个案分析	150
第三章 精英意识之反省:以契诃夫为例	155
第一节 两个契诃夫:作家与知识分子	155
第二节 《伊凡诺夫》:枪声的背后	163

普罗米修斯的“堕落”

第三节 思想的“决斗”及理想知识分子	172
第四节 “海鸥”与海燕:没有答案的选择	180
第四章 精英意识之再生:以高尔基为例	188
第一节 再寻启蒙:高尔基的探索	188
第二节 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新形象	197
第三节 新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传统内涵	206
第五章 精英意识之转型:以别雷为例	216
第一节 别雷的革命:文体与主题	216
第二节 《彼得堡》:革命与非革命	226
第三节 未竟之路——从契诃夫到别雷	238
结 语	242
参考书目	246
后 记	255

第一部分 综 述

绪论：世纪之交俄国知识分子 及其文学形象研究概述

《福音书》所说的“世界”和世界的“末期”，并不是指百年一个世纪的末尾和另一个世纪的开头，而是指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结束和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另一种交往方式的开始。

——托尔斯泰：论末世^①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马太福音》5:1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尽管罗曼诺夫皇朝直到 1917 年才寿终正寝，但 1861 年被迫进行的农奴制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变革的势在必行，1905 年革命更是

^① 《托尔斯泰文集》，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68—469 页。

作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令帝国大厦的坍塌指日可待。清人赵翼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刺激了社会思潮、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对后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复兴年代。这种复兴，又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俄国知识阶层（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①。

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后，知识阶层终于跳出了进步与落后、启蒙与愚民、民主与奴役这几个概念，在世纪之交展现出一种更为开阔的胸襟，不仅侧重革命破坏，也推崇文化创造；不仅面向西方，也立足本国；不仅着眼暂时性的目标，也思考永恒的归宿。可以说，知识阶层在这大时代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思想领域，处处都有执着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为俄罗斯勾画心目中最美好的蓝图。1905年的枪声之后，相当一部分人转向了宗教哲学这一永恒的领域，从民族传统中寻找解脱之路；也有人独居小楼成一统，在时代的喧嚣中沉醉于文学天地间，为俄罗斯留下了纯美的一页；当然，更有一批坚持革命的人仍在不懈奔走，或以杜马与政府抗衡，或流亡海外坚持斗争，最终迎来了二月革命的炮声。这一切，自然会通过文学家的创作被摄入历史的长

①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一般译为“知识阶层”，以有别于其单数形式“интеллигент”（知识分子）。就其实质而言，两者并无太大区别。在俄语中，大致与英语中“intellectual”等同的是“интеллектуал”，本文所讨论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在更大程度上与柯勒律治创造、由艾略特推广的“Clerisy”一词（意为“文人、学者阶层”）相近。限于学力，本书原则上不涉及西方知识分子问题及有关论述。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М. Л. Гаспаров：《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сть》，载于：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и судьб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9。“知识阶层”与“知识分子”两词在本书中除特别标明外不作区分。

河中。

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兰茨·梅林(F. Mehring, 1846—1919)曾经说:“当经济和政治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导致一种历史性的突变时——尽管已有山雨欲来之势——最丰富的生活才总是表现在文学里……”^① 文学作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深刻反射出了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多声部。伴随着这种复杂性,文学上相应地出现了各种流派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师的笔下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并在高尔基等新秀的探索下得以进一步发扬。现代主义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登上舞台,各种艺术新手法令人目不暇接,诗歌、小说创作成果累累。甚至连曾被革命民主派所痛斥的“颓废派”文学也大行其道,颇得读者赏识。俄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多年之后学术界冠之以“白银时代”,以与普希金时期相提并论。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所言:“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才能了解,我们感受着怎样一种创作激情,怎样一种精神潮流充满了俄罗斯人的心灵。”^②

本书以俄国知识阶层命运为线索,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研读,意在展示世纪之交知识阶层队伍的分化及这种分化在文学中的表现,从而揭示出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③ (高尔基语)的转变轨迹,并试图对此做出原因上的探讨。

① 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17页。

②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15页。

③ 这曾是高尔基一篇文章的题目,详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之所以作此选择,原因在于:首先,比较革命前后的小说人物的塑造,我们发现其中诸多变迁值得深思。且不论作品描写重点由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的工人或农民,就是其中知识分子自身的形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前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为革命先驱者形象出现的,是真理的持有者和传播者,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不能掩盖其光辉形象。革命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则反之,往往需要小说中的革命工农或战士来启发和教导,最终不是历经“苦难的历程”走向新政权,便是于茫然无措中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或成为革命的逃兵(《毁灭》),或走向绝望的毁灭及被毁灭(《白卫军》、《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从启蒙者到被启蒙者,从正面人物到反面角色,这个转变的原因不妨可以从世纪之交这数十年中去发掘。那是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时期,更是文学及其创造者——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去的“大时代”。一方面,知识阶层的政治选择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文学的创造者,其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都鲜明地体现在作品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俄国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基调。因此,研究世纪之交俄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深刻地把握当时俄国文学的总体思想倾向和根本艺术变化。

其次,研究文学形象问题离不开社会时代,离不开作家对丰富、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的把握。苏联著名文学批评家格·加切夫(Г. Гачев)认为,俄国文学中诸如“小人物”、“多余人”等文学形象是“由集体创作而成的,它们的作者是生活、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后者将这些形象转换成日常活动的准则和方向,使之成为思考自身和现实的武器”。^①文学形象与现实的联系是俄国文

^① Гачев Г. Д. *Образ в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М., 1981, с. 62.

学的一大特色。尤其 19—20 世纪之交这个时期,是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成熟的年代。在历经了民粹派等多种运动的失败后,特别是 80 年代之后,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以文学或科技为安身立命之根基,为自身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合适的地位,从而出现了世纪之交的文化繁荣。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成熟的表现,他不再担负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使命,而是静心从事文化启蒙工作,这较之于一味地鼓吹革命或暴动,显然是观念上的进步。而在传统观点中,知识阶层在 19 世纪末往往呈现出一派颓废、消极及市侩的面貌,在 1905 年革命后甚至有部分人走向了解放运动的反面。列宁曾称《路标》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一整套对民主派的反动污蔑”^①,这便是一极好例证。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亦对此做了生动反映。领袖的评语和文豪的妙笔为该时期乃至此后的知识分子形象奠定了基调,因而也造成了苏联文学史上对这一时期文学长期讳莫如深的现象。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扭曲,也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因此研究其这个时期的文学形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该时期知识阶层的实际情况。

再者,以本文的现实意义而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有着密切联系。卢卡契(Georg Lukacs, 1885—1971)认为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而这一点正是通过“塑造新的人和描写新的人的命运”^②来实现的。因此,文学形象的塑造,既表明文学对时代主题把握的准确性和成熟性,也表现一个时代文学审美价值的高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72、177 页。

②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31 页。